在園雜志

古今風尚各擅一代如清談著于晉小說[illegible]
雖稗野之語多有裨於正史近代談部說[illegible]
園書影鈍翁說鈴西陂筠廊偶筆悔菴艮齋雜說
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話諸種短則微
言雋永長則駢辭贍麗皆竊義於晉唐之殘編固
有所本也予欲彙成稗海爲萬年太平頭白汗青
之助但俯牘浩繁疲精費日久縈于懷亦非細事
矣今遊淮南又讀在園雜志或紀官制或載人物
或訓雅釋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堅諾皋幻誕詼諧

之事莫不游衍筆端核而典暢而韻有似宋人蘇黄小品益晉唐之後又一機軸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有四長焉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今觀雜志四長已備孰謂小品不足以臚列金匱石室爲操觚班馬所取材也雖然古之秉史筆者其體嚴其書直若野史雜記又多恩怨好惡之口今在園所著瀟灑歷落於人無嫌於世無忌讀之者油然以適躍然欲舞且悉化其谿

刻淩厲之氣不知何所本而能變史筆爲寫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予挑燈三復乃知在園先生今之賢大夫而以詩名者温柔敦厚出于習性退食之餘偶憶舊聞或有新見書以示子孫拈與賓客滸白軒渠其作史之筆仍然作詩之筆也古以太史采風今以樂府演史史與詩葢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

余少習舉子業鍵户咿唔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目及壯以門蔭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放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秘奥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

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繹史昔人言之詳矣沾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　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强

付剞劂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遼

海劉廷璣自識

在園雜志 卷一

遼海劉廷璣

歲甲午聖壽六旬有一是爲本命元辰普天瑞應不勝詳數四海內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熙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保具題德化縣老人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俄洛具題李三年百有三歲直隸巡撫趙公弘燮具題文安縣原任副將吳自新妻徐氏百歲江南巡撫張公伯行具題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殿衡具題江夏

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泰具題醴泉縣丘氏百歲咸于甲午同登期頤是壽域弘開之徵也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氏一產四男若一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滋之徵也再浙閩總督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硃紅色大米飯一種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其他禾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穫其米一歲兩熟祗供御膳又有白色粘米係樹上天生一株

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耶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試解元爲鑲紅旗姚啟聖己酉庚戌後三科鄉會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復行至今癸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廣額復准監生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狀元圖爾宸俱滿洲試滿文近則滿漢一體文武

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屬小京官漢軍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漢軍補漢缺者大學士蕭永藻 吏部尚書桑格 兵部尚書孫徵灝 刑部尚書郭世隆 侍郎學士暨司道內陞之京堂共二十七位在外督撫共八位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尚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副都統者有以都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尚書

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若至於郎中員外佐領世職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容陞閩浙總督提督梁公鼐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弘燦陞兩廣總督 南巡時張禹岩聖鐸以阿思哈尼哈番特授淮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爲太尉監司近今 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陝西總兵官漢人何天培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溫州總兵官李華平陽總兵官王應虎皆漢人俱陞補福建駐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理卿雲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儀改湖廣總兵官

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爲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旗漢也

張紫凝治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淮揚道僉事張禹岩聖鐸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襲世職遂授爲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

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　見時　上念其父河上勞臣惋惜者久之又　命賦詩背誦古文頗愜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三套以武臣而上蒙　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布政使陞巡撫銜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兵部銜者先祖任布政使九年屢推巡撫蒙　世祖皇帝特諭江南財賦重地且叫他多管幾年及推福建巡撫奉　旨劉漢祚久應巡撫今已遲矣

著給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職銜二品服俸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予隨皖撫軍六家叔
扈從蒙　聖恩垂問先世大父閣撫若司馬舊事
家叔一一自從　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
官幾人予即膝行而前家叔指名奏上　天顏有
喜・賜御書揗循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　恩畢
恭捧而出陳相國　廷敬　查學士　昇　見之因謂曰揗
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覲察耳予方
悟　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

殿之　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林盛在座指示曰　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察七孫漸次成立　天恩期許者至矣真異數也詩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傅奕之上馬擊賊下馬艸露布御轂之說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鷄未免偏

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俱考策論監
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立法最善自然奇才
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
僭越下部議嗣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
帶不准過五品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
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
二品大學士尚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
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蒞

任後奉　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　誥命授通議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葢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蝎蝎無可喜葢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　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艸棚下挂油煠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股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煠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煠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

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哎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時倚眥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世顯座右書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麽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内怎麽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

心安想在內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堦花木參差
徑頗幽僻主人棻姓由博士弟子員而入太學者
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
棠一株紅艷絶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絶二八佳人
九九郎蕭蕭白髮伴紅粧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
梨花壓海棠不禁爲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傍
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查聲山學士
昇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交二

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爲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
之稱故設兩廵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爲二
惟先祖爲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
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爲慎重非奉　特旨還與他謚
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謚法附載張
山來　潮　昭代叢書意葢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
致仕未叨　大典友人及門私謚曰文介先生以

成先生之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　龍入關改河間太守歷任八閩開府　予告家居卒後亦未與　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亮工受業門人馬中丞祐村吏部鼎達比部岱私謚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參政右參政左參議右參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衛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參議參政分守外郡在

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副使僉事分廵外郡在省則管驛逓學政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衛課而已遷轉不過一遊擊衛各道嫌其冗雜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廵有廵者裁守事權歸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一府之事通

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率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清軍驛傳河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查盤印

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　國初少沿明制近則推官叅裁刑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未免冗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許掣肘之盡善也

撫軍張公伯行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東濟寧道僉事陞江南按察使　特旨以僉都御

史廵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奇遇也

宮保黃公大來在督師李大司馬之芳軍前歷著

戰功加左都督職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

太子大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兆麒先任湖北撫軍

其時中丞殿衡尚爲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

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屬可傳佳話

後聞制府訃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

庭遊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叅陞江蘇

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則蘇松糧道乃兄殿邦也二公為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籍而少參則實抵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餘彼此俱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嵩齡與其師夏慎樞同中順天鄉試劉於癸巳夏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為翰林豈非可傳之盛事哉

李梯雲檢討天祥云永年張五美生於嘉靖甲寅中於萬曆乙酉鄉試其子鴻基生於萬曆甲寅中

於順治乙酉鄉試

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眼吳永年 昺 甲戌榜眼顧書宣 圖河 丁丑榜眼嚴寶成 虞惇 俱卒於楚京師爛熳衕衕亦不利于榜眼居停而卒於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荊州 嗣韓 丙戌榜眼呂無黨 葆中

于勤襄公 成龍 以大司馬大中丞總督河道公文武全才經濟勳業赫然一時 大駕西征時公總統督運軍儲充裕 聖心寵眷功勒旂常朝野倚

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長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公赴河工題帶人多不諳河務乃以順天府丞徐

公 廷璽 副之兩不相下議論參差權難畫一公以

勤勞致疾不終事而卒于官時論惜之 上念東

南民生運道 特簡遂寧先生加宮保大司馬治

河而副總河報罷先生辛勤況瘁事事仰遵 指

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變桑麻矣

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

罷海運命陳平江伯 瑄 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

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入江七分敵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而且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清刷黃爲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問非細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　天府金錢靡費固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中關鍵今適遂寧先生數年見其不避風雨相度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虛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

者淮揚李僉事梅湖南劉少參光業先爲桃源同
知者接任之桃源孫同知調鼎皆蒙遂寧先生驅
遣頗爲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輩隨右司
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 聖主指
授感河伯効靈而遂寧先生垂刱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譽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
府興公永朝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
既別卞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
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謝不敢當蓋浙閩

三省皆制府所統轄其先爲屬吏也公謙退自下時論以爲得體故益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内陞通政司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撫軍乗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庫題叅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絶即待以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届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叅正法斯二事雖

撫軍器小而亦可爲無禮肆縱者戒也予昔待罪西江稔稘州太守張伯琮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君感余知己願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正健家居奉特旨督學江南時先君以遺愛未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

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
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　皇
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
心者予修禀揭直投上請即使攖怒達諸　九重
爲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荅一函不但如我
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眞清正者未有不和平
者也昔先大父闇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
使士庶於今家尸戶祝籲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
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

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適　翠華南巡叨　賜御書舊德貽謀舊德者先祖之勲業也督學閩之索前案即促舉行然祖父前後同官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官制冇名似小而位甚尊職掌之事權最重者有名極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極瑣細煩冗者有名雖武職而專司地方事務名若文職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聞似非顯職

然古制已有門下侍郎鳳閣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亞尚書六卿一階在外則爲總督何其隆也典史一縣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内閣翰林院詹事府誰曰不宜乃品則未入流所管皆民間細事多吏員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屬有兵馬司指揮副指揮所管皆命盜詞訟諸事全與兵馬指揮之名不合鑾儀衛治儀正王府典儀其名亦似文職而所司鹵簿弓馬之事升轉俱屬武階相沿既久皆習焉不察矣

定制官民涼帽俱戴緯纓惟雨天戴犛纓今戴犛纓者衆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費耳

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鷄之類分品級大小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即補子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之龍非奉 欽賜暨 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

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衩之袍俱不得自製近見五爪龍四衩袍穿者頗多人少爲注目即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綏纓即項下絆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涼帽如箬笠皮煖帽如毡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下俱綴以帶絆猶追古制古人結韈用帶太白樂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韈子張釋之爲王生結韈今則冬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

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陜西以羊羢織成者謂之姑羢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爲單袍紗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爲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爲常諺云有裏者無裏無裏者有裏意指此乎羢俗字本氄字音冗

緞與⿰革段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繒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工極巧矣前代惟綾錦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

亦未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嗶吱緞哆囉呢據云可爲雨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褻裘大裘用黑羔皮爲之王者祀天之服緇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温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黄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葉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元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帽　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帽雖名元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元狐裘今亦難得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

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據之雉頭裘張昌宗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鷫鸘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猞猁猻一種輕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衞製爲朝衣　諸王製爲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其價

甚昻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獺皮爲深衣可禦
雪可當衾裯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褻裘類也緇衣
羔裘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元冠不以弔
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
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
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
鼠耶爲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
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
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

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
風也内地亦有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爲之名曰鞶帶又謂之鞶革自天子
以至庶人皆用之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
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　本朝按品級有嵌寶
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
鐶以軟絲絲帶貫之　天潢束黃絲帶覺羅束紅絲
帶有　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多束藍絲青絲帶
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

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鏍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觽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爲收藏字帖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餙觀而已又罩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垂下以銅鐵鍍鋄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成二塊扣而爲一此惟於春夏之褻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爲

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

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爲幸是已然總未

分晰詳明大清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

綴藍翎鎮國公輔國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綴藍翎

内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内大臣額駙前鋒

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叅領護軍叅領諸王府長史

一等護衛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

長王府貝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子公府護衛及

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内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

散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其餘雖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鎮蒙 賜孔雀翎者止戴一眼

本朝帽製涼帽以德勒蘇草細織成面者爲上等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爲裏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纓 王公卿大夫士庶皆戴之雨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尾揀毛爲纓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

有簷出外周圍者名曰臺笠此賤者所戴以遮日色者攷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皁帽李晟之繡帽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今之煖帽以貂爲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爲帽簷者貴賤皆戴至於元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爲之羌服之席帽晋人之白接羅皆以羊毛爲之即今之氊笠氊帽也式雖不一而帽之名則同

商丘太宰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别看字畫經紀

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令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内一軸爲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眞卽坐客亦共詡不置予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眞今不能及卽伯生勉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凫盟涵光銅雀懷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屬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

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張公勑之姪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繡也宫中用以壓綵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某中丞得重價此毋是耶予頷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闇其氣味摹其絹索即知眞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爲

大家以晋人視之猶是雕虫小技惟子昻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禄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爲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行宫進呈天顔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

陳子文太守奕禧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

附陳子文跋　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

附鄙語于後考文敏書千文眞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眞蹟今在曹侍詔秋浦處蒙　賜自内府荒陋失學實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肅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内之至寶也或曰贋者雙鈎此懷元章狡獪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　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爲生平恨事今閲此卷回憶種

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賦
中語稱其瓌姿艷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
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媚而此遒勁也
昆陽為東甌末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
經名人題跋或曰為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
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購之如獲拱璧日夕臨
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晉不禁眉宇飛動固予
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韋之僉事其佩留心繪事能以指頭作畫闢開

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温處觀察任道出表浦余以疋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盡韋之笑呼童子研墨盈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殘荷禽鳥魚蟹窮工盡致眞絶技也後海寧陳子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二妙又系原屬本支無雙絶藝乃出一家誠熙朝之寶物也今子文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寫之自我弟韋之使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虫不假思索騈指點綴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壖葛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彙渟蓄無所不有發之吟咏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戔戔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源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

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月也兄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絶風雨邯鄲道紛紛利與名黄粱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巧賞鑒之精可稱絶倫自製清烟一種商丘太宰以為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滕王閣序一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 内庭供奉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絶佳即民間所謂 御窯

者是也　內庭製作多出其手　太皇太后加徽號龍寶暨　皇貴妃寶余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卒於京　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送柩出章儀門　賜金馳驛爲一時光寵所惜無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罷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費一生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眉公餅並傳於世悲夫

有人持玉盃質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爲賞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僞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雍建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眞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擔下映日細看杯内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眞贋有别而命名不虛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餘山峰透露對面可以見人

山腰白石一段視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入紙幅名青龍白雲圖懸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馨迥異衆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果然後俱爲逃奴竊去

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 南書房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內侍收進遇熊相國賜履稍爲啟視出語曰其形似人所謂人葠也扁鵲之語誠爲不謬 天顏有

喜諭云四十年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爲杖雅甚相國王公
掞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
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爲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爲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爲第
一他產不及也石俱在谿中岸乾谿水乃得石塊
質頗燥硬止可琢瓶尊杯斝之類所謂洞者又在
水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
爲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採取數月無一佳

洞或曰皆爲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土産即多一累恐賢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久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兗州魏老人醫治早用烟熏䐁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入管中蓋之以膏七日而愈

野荸薺杵碎取汁澄粉少加氷片以之點眼去翳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尚有三人查荊州（嗣韓）沈古培（心楊）錢玉友（良擇）仍讀書寒家之撫倦軒荊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病至此尚五夜咿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轎號中不能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爲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羇京師余佐台

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　見赴京遇查聲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爲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十晝夜諸務冗襍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羣公無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外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頭塲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謄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淸晨開龍門各屬謁

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頗覺日長似歲巳卯監試浙闈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學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嗣瑮高巽亭輿許莘野田盛紫翰弘邃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退未遑也

彭澤劉叅政曉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掌中醒來大慟以爲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傳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叙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

保拱手者欲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
切除夕卜竈鏡聽俗所謂瓢兒卦也出見婦人亟
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驢子騎人那一年意以
爲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驢生駒其主負駒而
歸喜曰此非驢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
振古聞子售田以爲必償賭負特借應試之名耳
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
文宗大收君老手宿學曷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

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眞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古爲年伯謂其子爲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爲年伯謂其父爲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倘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吟良久曰豚兒尚幼衆爲哄堂

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達九重者如宋謝石輩自不多遘近今卜肆亦復談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

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葢上爲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遷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爲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利者乎答曰子爲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既而信然　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吝不成吝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爲廿一日昔旁加文

爲散是以知之　入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葢戌字一點轉灣即爲成字也　一人失馬來書竒字測曰必不得矣以爲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　鄉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報矣以花字分爲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身測曰廿年内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

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豎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　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頭武脚若非决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為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曰令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字為丁字之頭日為父象故知

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服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爲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却眞朋友之句憶爲處洲太守時僚友八人既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切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

弟耳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強從之至今猶悔也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葢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爲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予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閽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以宮詹奉　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王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

匿爲奇貨横索多金予與先生文字交若賄而得之不幾汚先生之清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覺草草予謝尚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叙見付別後聞即重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几上删訂詩草内二疏汝里一絶自批删字先生云此眞唐音也何以删爲七絶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曠懷

真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爲子孫謀遠大
不將養老賜金遺
予祖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
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況弟曰
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
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
活聞有滎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
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
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

爲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入直趨樓所家人咸驚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盡行狼狽而出獸奔鳥散豈祖宗之靈爲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焉呵護驅逐耶俱不可知獨恨不能向盜者一問何所見而踉蹌奔逸也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方附記於後

治發背方

用頭髮不拘男婦者一把入眞麻油一碗將頭

髮熬化令病人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

治女子經閉形容枯槁

何首烏半觔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曬爲末用人乳浸不計次數曬得一觔重

懷熟地四兩　紅花五錢酒洗

鹿茸五錢酥油炙　當歸四兩

共爲末用揀麥冬六觔熬膏入煉蜜少許和

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錢漸加至五錢

新鄭高相國文襄公拱其兄南直操江巡撫捷鄉

人皆稱爲都堂生來狀貌迥異常人而舉動行事

有堪絶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十八髭鬚滿頰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童生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遺體耳奈之何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使家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的高大鬍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豈不可恥從此奮志夏日就池邊葦窠傍讀書蚊蝱小虫遍體家人輩見之勸其少息而之頻加拂拭乃曰毋拂為也此不上進之賤皮膚正該蚊蝱作踐耳勤

學苦志遂逮捉南宫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廵撫
蒞任後適大盜反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
卒往捕羣盜歛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鬬就擒盜曰
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光生心膽俱碎是
以不敢動手耳葢撫軍遍身赤毛每夜卧則紅光
罩體家人竊窺見一大猪鼾睡于傍巫者以爲室
火猪降生語近荒唐豈其然乎明時官制操江例
當廵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廵捕官廵捕官患之
賄請于用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

如是則可邀免既駐宿即如家人言呈送酒筵一席復令人擡極熱猪首一盤饅首餺飥數十枚燒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馨香即問曰此何為者禀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撚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責巡捕兵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知縣禀謁少年進士服餙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内炫金絲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荅曰京師

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個新興命隸役杖之知縣窘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御之未幾徐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參時弟文襄公當國按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麽他道他宰相夭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固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

友餒甚又不可歸告之家人家人稟曰某相公飢甚欲歸耳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吃甚午飯你出他去吃那當頭砲葢自忿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者甚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己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熈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

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
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
可以追踪前喆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
不論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
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
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
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
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嗣
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給與食用十八

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而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　須題璇璣玉衡賦省畊二十韻試于弘仁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李高陽相國霨杜寶坻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授職銜部議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衣俱給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者均給司

經局正字　聖恩高厚再勑部議部覆奉　旨邵
吳遠授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爲
侍講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
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
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爲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
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勗汪楫朱彝尊丘象
隨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
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
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爲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

籍者杜越傅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掄才之典於斯爲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　聖明之鑒拔誠一代偉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陳情終養　上如其請　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私心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已之未與薦

舉而肆蜚謗一時呼爲野翰林其譏以詩曰自古文章推李杜高陽相國蔚寶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憹懂遭龍嚇掌院學士方藹馮婦癡呆被虎欺益都相國溥宿構零駢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眞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爲竈前生李周吳陳亡笑談更屬輕薄故不附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

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
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
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
臣張雲翼等勞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
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
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
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
困頁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

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内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槩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

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温嶠之絶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餠罌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　兩宫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葢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

有老母而不知其旣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謭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廹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

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𨹧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

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
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
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
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廹諗母欲
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
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
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
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
伏願 皇上特沛 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

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
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
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漁　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
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刱詞皆極尖新
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于學問洵知言也
但所至携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
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
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謔

者則識所携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闖賊李自成人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爲米脂令邊長白大綬而不知設計用智皆門子賈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口餘生亦多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聲威向予言之歷歷如繪當闖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改姓張自祥仍爲縣役其意有在一月令方坐堂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其人

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值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寔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

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揷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爲内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祥入内宅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詈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

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侯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餘人以附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illegible]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尚未變遍屍皆長黄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碎而焚之據汎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日爲

流矢行卬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覔煥不得令甚驚懼多日煥至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一僧白髮蒼顔詣門求見縣令邊公有弟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

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弟追述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别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題詩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温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琛皆在坐逆將厲聲挑釁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以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皁服兩目瞠視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

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三云東甌觀察擁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謂祖賢總兵侯同志又書生永嘉令馬公諱琤陜西孝廉同遇難加贈大參大觀亭暗天無色資福山摇地有聲俱公被害處今于此處建祠曾幾何時歸一死留芳遺臭兩傳名　朝廷何負汝干城早豎降旗引寇兵達士報　君能盡節小人爲主不偷生夜不收林義扶公大罵同時被害　璧分尺寸同貞性鐘用洪纖總發聲海内羣公誰作傳雙忠名後附伊名

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

彼門六式者夜不收非素嫺詩書禮義之人而其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諸題咏或慷慨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顔事仇偷息人世其相去爲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者故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都北平改爲北京曰順天府江寧改爲南京曰應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隸　本朝定鼎順天仍其舊稱盖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

院群臣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寧府亦何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少爲謙遜今漸已無矣

遼東八司署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謂三韓各在山海間地方各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辰國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諷之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州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去正等方丈計五千里葢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詩意以爲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濶絕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求符往而遂獲乎可

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為言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性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少貧買文無資聞坊中新藝出輙往取翻閱畢凡文之佳者悉已默識嘗饔飧不給與外祖母糊楮錠易米一日錠裏紙偶缺取舊書手翻一過即剪作錠頁而此書已熟記矣後仕至陝西三邊總制事事親裁幕內不延一友昔王觀濤先生元旦與友人入市市長里許相約東西行各默記一邊春聯歸

而書之六許遺忘更不得前後錯亂友人所書一邊果無訛錯而觀濤則兩邊備記也又幼時向染鋪取所染舊衣逾期不付觀濤持帳簿畧一點閱碎裂之投染缸中其家大詈觀濤曰易耳亟還我衣當爲爾記之次日送衣至果一一錄出月日姓名丈尺顏色以及收欠銀數毫釐無舛此二公之天資可稱絕倫